

1984年

《中篇小说选刊》

获奖作品集

上册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福州

一九八四年
《中篇小说选刊》获奖作品集
(上)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0印张 12插页 473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300

书号：10368.110 定价：3.90元

优秀中篇小说创作奖、编辑奖

授奖大会在福州隆重举行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书记胡宏，省人大常委会和省府领导人蔡黎、张格心，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邓友梅等出席了大会

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冯牧向大会发来了贺信

一月二十七日，座落在榕城中心的于山，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一派春光融融、明媚旖旎的南国风光。于山的南边，是建筑巍峨的省体育馆。这时，象迎接盛大的节日一样，插在省体育馆正门长廊的栏杆上和两座宽广的石阶两边的红旗，在微风中徐徐飘动。那正门上方，是一条四十多米长的红布大横幅，上面写着：“一九八四年度《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创作奖、编辑奖授奖大会”。从很远的地方，一看到这赫然入目的大字幅，人们心头立即产生了肃穆、庄严、热烈和隆重的感觉。

中篇小说创作，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在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它深刻地反映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而它又以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愈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拥有了极大的读者群，从而也更加促进了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几年来，全国发表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优秀中篇小说，就是一个有力

的证明。前不久，中国作协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受到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中央提出要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这说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今天，我们召开的授奖大会，正是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得到贯彻的一个说明，又是代表大会取得成功的一个生动例子。

这天上午，四千多名机关干部、工厂职工、文艺界人士和文学爱好者，欢聚在体育馆里，参加授奖大会。

在大会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有福建省委常委书记胡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黎，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克辉，省人民政府顾问张格心，省委宣传部部长何少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怀中；

在前排就坐的有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湖南省文联主席、评委会主任康濯，《收获》副主编、评委会副主任肖岱；

在前排就坐的还有福建省作协主席郭风，福建人民出版社社长白冲，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中篇小说选刊》主编颜南冲，原福建省出版局副局长杨云。

在主席台就坐的获奖作者是（按获奖作品标题第一个字笔划为序）梁晓声、张承志、郑义、张健行、张洁、邓友梅、刘兆林、张贤亮、从维熙、阿城；获奖编辑是李纪、田增翔、章仲锷（由朱盛昌代表）、范若丁（由钟纓代表）、刘增新、侯琪、王扶、《钟山》编辑部代表唐炳良、《收获》编辑部代表郭卓、《上海文学》编辑部代表肖元敏；

在主席台就坐的还有：《中篇小说选刊》顾问骆文、高光、苏晨、张兴春、刘坪、于良志、江曾培、斯群、祝方明。有福建省文联副主席杨莹，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处书记张贤华，福建省作协副主席苗风浦；有《中国日报》社社长江牧岳，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李建纲，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王维玲，湖南省出版

局顾问王勉思，《长城》主编苑纪久、副主编肖杰，《当代》副主编朱盛昌，《百花洲》副主编汤匡时、编辑展锋，《花城》编辑部主任钟纓，《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朝垠，《上海文学》负责人张军，《青年文学》副主编陈浩增，《长江》编辑部主任沈毅，编委王维洲；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助理修玉祥，《春风》编辑部主任祝乃杰，《芙蓉》编辑部主任朱树诚，《创作》编辑组负责人马迅，《小说家》编辑部副主任郑法清，《小说月报》编辑赵中令，《清明》编辑部常务编委曹度，《边塞》编辑室主任俞绍显，编辑文乐然，《江南》副主编蒋焕孙，《北京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陈世崇，《收获》编辑孔柔、邬锡康，《小说界》编辑王肇岐，《昆仑》编辑部小说组长袁厚春，《朔方》编辑部小说散文组长冯剑华，《青春》丛刊编辑江广生，《文学家》编辑李佩芝，《柳泉》编辑周脉柱，新华社记者韩舞燕，《北京日报》记者张沪，中国文联办公厅干部江红，作者陆萍等。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福建日报》、《福州晚报》、省电视台、省市广播电台、新华社福建分社、《光明日报》驻福州记者站、中新社福建分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开始，海峡文艺出版社副总编、《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卓钟霖主持会议，《中篇小说选刊》主编颜南冲致词。颜南冲同志首先向省委领导和所有到会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颜南冲同志介绍了这几年中篇小说创作繁荣的情况，指出这次举办评奖活动，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促进了文学创作活跃和繁荣的表现，是在作协四届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和在广大作家、同行的支持下举行的。

评委会主任康濯对这次评奖工作作了说明，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康濯同志特别强调了这次大会给作者评奖的同时又给编辑评奖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是一个创举。康濯同志最后宣读

了获奖名单。

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欢快的音乐声中，获奖作者和编辑，走上授奖台，福建省常务书记胡宏，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省府和省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蔡黎、张格心，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克辉，省委宣传部部长何少川、副部长许怀中，评委会主任康濯、副主任肖岱，福建省作协主席郭风，分别向获奖的作者和编辑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获奖的作者和编辑一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而全场四千多名的与会者，用自己的笑容和掌声，表达了广大读者对获奖作者和编辑的祝愿，祝愿他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祝愿他们编出更多的好作品，祝愿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加繁荣和昌盛！

电视台和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拍摄下了这一刻动人的场面，那聚光灯的强烈灯光，落在得奖作者和编辑的脸上，落在奖杯上，相互辉映，熠熠闪耀。

授奖完毕，《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张健行宣读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冯牧的贺信。

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大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何少川、获奖作者代表张贤亮、获奖编辑代表李纪、福建省作协主席郭风，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

最后，作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东道主、福建人民出版社社长白冲，致了谢词，真诚而热烈地感谢各级领导，感谢中国作协，感谢各位顾问，感谢作家、编辑，感谢各兄弟刊物，感谢参加大会的各省文联和出版社的负责人，感谢文艺界、新闻界，感谢所有支持关心过《中篇小说选刊》的同志。白冲同志的谢词，表达了《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的真诚心愿。

这次授奖大会从筹备到隆重举行，首先得到了省委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支持，胡宏同志亲自听取了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篇小说

《说选刊》的同志对召开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一月二十六日晚，胡宏等负责同志接见了评委会负责人和获奖作者、编辑的代表，对如此众多有成就的作家和在编辑岗位上辛勤劳动的编辑云集福州，对福建工作的支持与帮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希望他们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好作品。胡宏同志非常关心我省的文艺创作，希望我省有更多的作家在全国评奖中获奖。

这次大会也得到了中国作协的有力支持和关怀，就在中国作协四届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他们工作千头万绪，在异常紧张、繁忙的情况下，仍然派出了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邓友梅，作协主席团委员张贤亮，作协党组成员从维熙参加大会，这么多的作协领导人参加一个刊物的授奖大会，是前所未有的盛举！

这次大会更是得到了顾问和兄弟刊物的关怀和支持。为了参加这次大会，《春风》、《边塞》等刊物的同志，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从东北、西北千里迢迢地赶来福建。我们的顾问苏晨同志，在广州机场整整等了一天；肖岱、江曾培、张军等《收获》、《小说界》、《上海文学》的同志，也在机场等了半天多。《创作》、《文学家》、《长江》、《长城》等刊物的同志，路途中经过多次周转，才来到福建。他们给大会带来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这次大会还得到了新闻界的关心和支持，新华社、《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晚报》、《福建日报》、《福州晚报》、省电视台、省市广播电台等，多次播发了大会实况、消息和专访。中新社福建分社还向国外发了消息。《新华日报》等十六个省市的报纸转发了新华社的消息。

这次大会还收到了河北省文联副主席、顾问徐光耀和作家袁

鹰的贺信，《文艺报》、《新苑》、《莽原》、《红岩》等刊物
来电来信，向大会表示祝贺。

这次大会，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促进的力量，我们满怀信心
地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为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继
续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对中篇得奖作品的若干思索

——《中篇小说选刊》评奖作品集

序

康 濯

福建创办《中篇小说选刊》，这件事有远见。出版三年多，选载了不少优秀作品，发行量日增，影响日大，愈益获得读者爱护和文坛重视，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举行评奖活动，作为全国中篇评奖的补充和比较，以至进一步争妍斗艳，互相促进，更是一件有意义、有眼光的事，必将推动更多新作和新人问世，有助于我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日趋兴盛和辉煌。

近几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以九年前“四五”运动时的诗歌为先导，在“真理标准”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现了短篇小说令人惊喜不置的繁荣，接着是中篇、长篇相继兴起；最近两、三年，短篇、长篇依然兴旺和发展不衰，而中篇小说据我看是颇有腾飞领先、茂盛超群之势。很可能这同我国人民当前生

活发展的趋向是深有联系的。

我们国家正处于伟大历史转变的新时期，建四化，翻两番，兴改革，举新人，百废待兴，百业待创，百弊待除，百疮待治，正是悠远深沉的历史和广阔复杂的现实都瞬息万变之际，新旧交替、交错、交锋、交织，人们面临的矛盾和斗争即使最单纯的也往往涉及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而且总以各种方式或明或暗，时隐时现，激烈、尖锐无比，急剧变幻莫测。作家们哪怕身临其境，亲举其事，要比较深刻、迅速而又艺有新创、意有新见地反映，显然都是极其艰巨、困难的。这使得反映当前历史新时期的传世的长篇虽在逐步涌现而总需时间；至于这方面的短篇固然很多，且不乏佳作，但一时显然也难于以较小篇幅反映得比较深刻而博大。于是中篇小说在反映当前丰富、复杂、尖锐、剧烈的生活和斗争上，相形之下便稍占优势了。

不过这几年中篇小说比较突出地繁荣、兴盛，自还决不只是由于当前生活的趋向所致，而主要是由于时代和生活造就、培养了不断涌现的中、青年一代新的作家。他们的经历和锻炼不似老一代作家而又确切胜似老一代作家。他们十几年或二、三十年经历的幸福、幻想、磨难、迷惘、教训、哺育、觉醒和成长，其丰富和深刻，超过了过去革命斗争中任何历史时代。因此，他们的笔下近几年来成就突出的中篇小说，既象前几年大量优秀短篇以及部分优秀的长篇和中篇一样，有着划时代的惊人的突破；又可以说是还在前几年已有突破的基础上，更有着另一新的层次的划时代的突破。这两、三年广泛传颂的优秀中篇新作已不是几部十几部，而是可以举出二十、三十部甚至更多。这些作品不论在思想立意，生活视野，人物塑造、艺术表现以及民族化和语言、风格上，几乎都可看到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追求和突破，乃至各自侧重不同的追求和突破。即以我们这次获奖的十部中篇来

说，也可看到正和其它许多优秀的中、短、长篇一样，确都表现了广阔无边的生活领域，复杂多样的人物性格，刻骨动人的主题思想，开拓深沉的精神境界，新颖多姿的表现形式，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从而不仅在反映人民为四化而腾飞上有着勇攀高峰的创新，更主要地是还突进到敢于揭露过去“左”的错误下尖锐、激烈的矛盾，触及当前建设中曲折、急剧的斗争，描画人们各种悲欢离合的命运、爱情以及心理、道德和伦常，并在多方面钻研正剧、喜剧与各种手法、技巧的同时，也在多方面地写出新时代中种种悲壮激扬、催人愤发的悲剧。这也就使得我们的文学产生了远远超过过去的正面力量、特别是批判力量，在读者中广泛引起了空前未有的从励志上振兴、从激动里深思、从震惊中猛醒的实效；使得文学同时代和人民的联系，在广度、深度上更都是过去望尘莫及的。

况且还不止这些。不只是我们获奖的中篇和其它优秀的新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生活、思想和艺术上有着使人心灵震动和感奋的创新、腾飞和发现；而且有的作家还是一部中篇问世后，读者中和文坛上正在议论、探讨其艺术和思想上所追求的新路径，一些初学写作者也才开始循着他的路径学步的时候，这同一位作家却又有了另一部中篇新作问世，并又更难得地在这一新作中另辟了蹊径，显示了作者更新的追求、探索或更为独特的腾飞、发现与创新。这就形成了今日文坛上不只是新人斩旧人，而是同一位作者自己甚至在同一年中都会要新作斩旧作，或是新作旧作前后呼应，互为特异地比标。这类现象就是在我们获奖的作品和作家中，不也同样明显地赫然存在吗？而以上所有这些创新、腾飞和突破，不也正是不久之前党中央提出的保障创作自由的收获吗？事实上，这里每一新人新作所带来的每一艺术发现和突破，自也就是我们整个文学上钻研、实践、掌握与发展创作自由的一

个收获。因为创作自由并不是可以仅凭任何个人意志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世界上也并不存在这种“唯意志论”的绝对自由；自由是历史的必然，是被认识了必然性，创作自由的本质乃是作家得以真实、深刻而自如地反映生活的必然规律。所以，我们的创作从过去“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不断突破，逐步达到了近年间对于生活真实的确切而日益深入的反映，以及艺术创新上种种动人心魄的表现，这当然正是作家们追求创作自由的结果。离开了创作自由，是根本谈不上艺术突破的。

这就足以说明，当前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腾飞，至少部分反映了我们的文学已由过去“左”的教条主义干扰乃至极左禁锢中，发展到今天高举创作自由的鲜明旗帜，从而开创了特异不凡的新局面。而既然如此，这自也至少该是不久之前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告的，我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的标志之一吧。因为确是谁都不能否认，即使仅从中篇小说的创作乃至仅从我们获奖的十部作品来说，就能使人感到，我们时代的大作家和巨著宏篇已屡露航船桅顶，甚至已在出现了。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唯其是黄金时代，则相形之下，目前文学上已有的新局面，比之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学所应该拥有的本身的和世界的地位，自又谁都会认为是远远不够的了。我们能够称为当代伟大作品的到底还太少，甚至还难于举出来。我们也到底还缺乏在生活内容上极其深刻、博大并能永远留传，在人物形象上高度典型化并普及于亿万人民心灵中而长久不灭，在艺术上拥有极其丰富、复杂而又毕竟单纯与多方面创新的高峰之作。特别是深刻反映当前我国人民新的民族振兴、四化腾飞的好作品还较少，还很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这同黄金时代显然又不相称，为之全力以赴地赶上和弥补，也就成为了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这次评奖，自也同样恰恰是希望对之能有所促进。

为此就还有必要再谈谈这次评奖，即是一方面，我们评出的作品大都是读者投票最多而公认的佳作；另一方面，又并不一定全部包括了近两、三年广泛公认的优秀中篇。《中篇小说选刊》的编者是思想解放的，艺术上也是要求严格和有眼光的；但是对于文学作品，正象对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一样，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各有所爱，各有选择，编者选刊了这一些好作品而没有选刊另外同样优秀的几篇，这不仅允许，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何况这一《选刊》的篇幅也不可能全部选载所有佳作；又何况这样稍有独特性的编选，也正好作为全国评奖的补充和比较，而得互相促进的吧。

尤其重要的是，对优秀作品的爱好和评价不尽相同，甚至分歧、争论很大，这本来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常局面下必然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展，生活才能进步。而任何事物的凝固和千篇一律，就可能僵化。特别在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气氛下，艺术上各种珍异的才能都将争先涌现，各种旧的传统习惯和因袭、落后的势力都将时时被冲决，甚至每一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作品都会突破某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腐朽习气和封建遗毒，因而优秀作品愈多出现，便将愈益引起社会上的纷纷议论。何况创作自由还必将启发和引导得各种不太成熟的与正常中又带异样的才能乃至所谓怪才的出现，以至使得某些作品既光芒突出又不太完整乃至还带有某些缺憾；而对这类作品和怪才自又只能支持、扶植并协助其在克服缺憾中发展前进，也必须如此，才得以促进各种杰出人才的争相出现和成长、成熟，促进文学黄金时代的日益辉煌的呢。

总之，评价和奖励作品的标准不尽相同，这正是创作自由的环境与文学黄金时代的正常情景，而这又必将进一步推动创作的繁荣与黄金时代的兴盛，就是说，文学的黄金时代决不可能只靠

静止地等待一部又一部伟大杰作的诞生，而是必将会在大量作品不断涌现时，既屡有比较公认的优秀之作，又更有议论、分歧、争执得莫衷一是之作，而更多的巨著也将只会在议论、分歧、争执的范围愈来愈广的景况中不断问世。因为对文学作品议论的社会面和读者面愈益宽阔，那必将是我们的文学同人民心灵的结合日益密切，广大人民中不尽杰出的艺术才华日益显露，文学的黄金时代日益高涨之时。

我们的创作评奖正是为了推动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并满怀信心地感到这一光华灿烂的时刻正在到来，而且已经开始到来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于长沙

目 录

(以获奖作品标题第一字笔划为序)

上 册

- 序.....康 濯(1)
- 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1)
- 我加了一块砖
- 现实的写照 “知青”的丰碑.....于良志(156)
- 北方的河.....张承志(167)
- 致友人
- 心,紧贴着河流土地.....骆 文(266)
- 远 村.....郑 义(273)
- 创作《远村》之随想
- 《远村》的水墨.....苏 晨(375)
- 折射的信息.....张健行(391)
- 从《折射的信息》写作中想到的
- 美的折光.....高 光(519)
- 祖母绿.....张 洁(533)
- 九死而不悔
- 《祖母绿》的光采.....苏 晨(603)

下 册

- 烟 壶.....邓友梅(1)
 一点探索
 值得反复玩味的《烟壶》.....晓 江(99)
-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刘兆林(109)
 鸣枪礼赞军魂
 读《索》断想.....徐光耀(172)
- 绿化树.....张贤亮(181)
 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
 读《绿化树》随想.....张兴春(353)
- 雪落黄河静无声.....从维熙(367)
 几句多余的话
 华夏之魂.....高 光(458)
- 棋 王.....阿 城(471)
 一些话
 论《棋王》的一鸣惊人.....江曾培(514)

今夜有暴风雪

梁 晓 声

—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春节后，东北松嫩平原，仍然寒凝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一辆从黑河开往嫩江的长途汽车驶入孙吴县境内不久，突然刹住了。一头羊站在公路正中，拦住了汽车。司机不停地按喇叭，它，一动也不动，象具石雕。司机只得跳下车去赶它，走近才发现，它用三条腿站立着！这显然是一只被狼伤害过的羊！它失去了整条后腿，胯上血肉模糊。司机不禁骇然地倒退一步。羊，却突然僵硬地倒下了。它已经死了。一位乘客也跳下了车，走到司机身旁，踢了死羊一脚，肯定地说：“是兵团的羊。”

司机愕然地看着他。

乘客抬起手，朝远处一指：“都走光了，放羊的小伙子连羊群都没顾上移交。”

司机朝乘客指的方向望去，雪原上，几排泥草房的低矮的轮廓，不见炊烟，不见人影，死寂异常，仿佛一处游迁部落的遗址——那里曾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几天前还是。